

“小岛你好”

○系列文艺作品 · 定海

刺山岛散记

□孙和军

刺山岛有大中小三个岙。就像家里的三兄弟，阿大阿二阿小。

很久以前，只有两户人家的大岙就仿佛已被人遗忘。中岙三面环山，聚落为王、江、郭三姓。小岙，居有宋、王两姓，王姓于清咸丰年间自镇海小港迁来。整个刺山岛曾经有60户人家，传说古时候有流星坠落，形如刀刺，故名刺山。

刺山岛的基本元素就这么简单。所有这些元素中，最有冲击力的，便是流星坠落的传说，可以编成一首歌，一首诗或者一个传奇故事。

是流星坠落于海形成刺山岛？还是流星坠落在岛上叫成刺山岛？

南部诸岛的一汪碧洋中，她夹在盘峙岛、大小摘箬山和小猫岛之间，有时也与东北侧的王家山、

西北侧的大王脚板，西南侧的大亮门岛招招手。

我见过许多在刺山岛西北部礁石丛里行走攀崖的驴友一族，算着海水涨与落的时分，在一块块页岩中领悟定海“汰横”的魅力。我也曾算着海水涨与落，在中岙、小岙相交之处，那块伸向海面的我叫不出名字的平缓礁石上，扯起帐篷，看着海水打瞌睡，直到海水快涨到帐篷边了，才蹭着水撤离。

如果有个吊脚楼长在礁石上，下次我会来吊脚楼内打瞌睡，海水涨得再高，我也无须撤离。

大小摘箬山之间的那道门里，有长脚白鹭们在此栖息飞翔的勾魂之姿，我知道荒岛之镜映照的才是天使。

前几年，刺山岛还只是个人去屋空、日渐废

弃的小岛。今年秋天第三次来，在“梅花”台风之后，见到了大岙的露营地，利用一块早年开辟出来的宕口，植入了野营的元素——九个帐篷弧形环绕，中间一个篝火。靠海，靠泥涂。让无趣变野趣，让荒芜变刺激。周边两幢废弃的民房略加改造，添了点配套的设备。台风去后，进岛来玩的人会越来越多，除了带来营地的热闹，也会给几个留守老人带去寂寞。这就是刺山岛的一个变化吧。

从大岙到中岙有一大片泥涂，是红钳蟹、跳跳鱼的世界。浅浅的一摊水，数也数不清大大小小的蟹洞，那里面有它们活跃的身姿，还有它们垒起来的艺术造型、爬过的印象派痕印、吐泡泡的悠闲萌宠。远远的，它们不怕人；当你靠近的时候，它们会有所警戒，靠近洞口，欲钻不钻。即便被你吓

得进了洞，没多久，又会偷偷地探出半个身子来，见周边太平无事，便再次放心大胆地跑出来。

因为喜爱赶潮，喜爱在久浸海水之后重新沐浴阳光和空气，所以海岛人又把它们叫为招潮蟹。小时候常去抓蟹，还有不太喜欢阳光的长脚沙蟹、体型稍大的婢曷(音)蟹……这么一想一算，原来自己已经近40年未下泥涂捉蟹了。

满满的童年忆趣。如今，这越来越少见的大片泥涂放任在我面前，我想的却不再是去捉蟹，而是看蟹钓蟹，让前来刺山岛的玩客看看泥涂蟹的静姿动态，有兴趣的可以适量钓钓蟹。泥涂还是泥涂，蟹还是蟹，只不过岛上的人对蟹的欲求，已不是以前的腌了炒了烤了来吃，而是静静地观赏它们的悠闲，尊重它们的生活和领地。

大猫岛琐记

□应红枫

这是我第三次踏上大猫岛，这座淳朴的小岛在秋色里依然闪烁着朴实的光芒。踏上修建完不久的客运码头，那条环岛的乡村小道，依然粘贴在临海的山脚下，倾听着悠扬的浪声；那几幢低矮的平房，已然被修建成客运大楼，静静地蹲在海边，一言不发。

转过岙口，眼前豁然开朗，但见村舍井然，小道蜿蜒，顺势而去，几幢二层小楼整洁有序，那些院前屋后的田地里栽种的时令蔬菜正蓬勃地生长着。这座面积只有7.2平方公里的大猫岛，目前岛上常住人口只有176户计310人(包括流动人口)，且以60岁以上老人居多。大猫岛在册户籍人口80%以上因务工、学习等原因外出，或搬迁到定海城区居住，使得岛上的居民日渐减少。

大猫岛向来土地肥沃，适合种植经济农作物，舍不下土地的岛民们依然会定期返回家园，亲近土地，收获成果，享受自给自足的悠然生活。肥沃的土壤滋养了丰富的植被，衍

生了物种的多样性。1996年，母树出自大猫岛的舟山新木姜子被定为舟山市市树，使大猫岛一夜之间举“市”闻名。据记载，舟山新木姜子又叫鸟樟树、佛光树，是樟科新木姜子属，常绿乔木，高可达10米，顶芽圆卵形，鳞片外面密被金黄色丝状柔毛。成为舟山市市树后，舟山新木姜子一夜之间身价倍增，不出几年，舟山新木姜子在全市推广种植，身影遍布群岛。

大猫岛给我最早的记忆，是那时风靡一时的舟山知名农产品大猫蒿头。大猫蒿头以其制作工艺及其爽甜的口味而广受追捧，曾经打入省内甚至国内的农产品消费市场，供不应求。但不知何故，几年之后，曾经风靡餐桌的大猫蒿头竟然偃旗息鼓，难觅踪迹，是为遗憾。当下，大猫岛规划打造生态型岛屿，除了投资第三产业以外，发展传统种植业也在规划之内，大猫岛重振特色农产品值得期待。

踏上大猫岛整洁的村道，又一次邂逅了一群在大猫岛福利院院子里散步的老人。他们精

神矍铄，清爽利落，眼目清亮，思维敏捷，一点没有印象中乡村老人的邈邈感觉。大猫岛上的当家人、那位满脸憨厚的村支书告诉我们，为了使老人们尽量过得舒适幸福，他们根据老人的不同兴趣爱好，进行各种生活安排，并保障了老人们的生活条件；在居住条件上，考虑不同老人的相处关系，尽量安排志趣相同的老人住一起，以便有共同的聊天话题；如果喜欢单独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尽量给予满足。转身返回的时候，我看见大门的两侧花坛里，有老人栽种的几行韭菜，鲜嫩而青翠。

返程的船上，回望那座被一湾海浪拥抱着的小渔村，那些鳞甲般的檐瓦记载着每一位大猫人挥之不去的乡情记忆。那里的乡亲们，大多数都已搬出岛，到市镇上居住了，留守的几乎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依然上山种菜，下海捕鱼，只是不像年轻时要养家糊口，现在只要自给自足就行了。他们的留守，使这方小小的村庄，依然整洁干净，田园依然葱茏而茂盛。

大猫岛(外一首)

□白马

大猫岛
猫一样奔跑的岛

大猫岛 猫的叫声
惊醒了海的宁静

大猫岛 时代的呼唤
拉直父老的目光

一批批人走出来
一批批人致富了

大猫岛啊
你是父老乡亲永远的根

即使离开了你
但会记着你
就如记着一只可爱的猫

东岬岛

东岬岛 东岬岛
南部群岛自妖娆

山峰回头望定海
一派美景眼底收

如今我登东岬岛
山顶露营游人乐

东岬岛上规定海
始知城市如画美

观海观岛又观港
见山见海又见城

要知家园无限好
请君登上东岬岛

要说定海绝佳处
我说还是东岬顶

东岬岛

□沈苇

绿色船头，橘色身躯
劈开混浊的浪——
像洛尔迦的马，哒哒在响……

登东岬岛，吃梭子蟹、海佛手
变成云时代的落汤鸡——
看舟山以东，“梅花”正在酝酿
天地混沌，天之唇，浪之牙
抿紧了嘴巴

大海，曾被一张天网捕捞
然后逃逸——
咸的水滴、普世的水滴
再次总结我们目力所见的
浩瀚与澎湃

铺向远方的，另一个牧场
济州岛的远航者和归来者
痛饮过刺的阳光和孤独
此刻，站在我们跟前
晒得像一匹瘦瘦的黑马
“黑的海面，光滑如丝，平静似镜，
隐藏着无瑕的坟莹……”

他身上有大海的腥味和辽阔
眼中有近与远的梅花，吉祥，缤纷……

海对面有个东岬岛

□陈瑶

从定海民间码头坐小船，驶往东岬岛，船程大约一刻钟，这个离海港码头不到六千米的小岛，似乎就在眼前，一跨步就能迈上去。

在城市待久了，总想奔向山海乡野间，隐于青山又依海而居，离尘而不离城，首选之地就是东岬岛了。因为近，想到了就能去，不用大费周章地安排行程。

小岛，是大海上的乡村，岛名往往和村名连在一起。东岬岛上有东西南北四个自然岙，分布着四个村子的人间烟火。只是随着岁月的推移，时代的变迁，小岛和中国许多乡村一样，面临着凋敝，不见年轻人，连中年人也越来越少，留守的大多是老年人。东岬岛也不例外，也曾因年轻人的离开而落寞。

犹记得2015年时，第一次踏上东岬岛。岛上已建环岛水泥路，但没有公共交通，适合环岛徒步、骑行。村子的外围就是海，原生态的滩涂、湿地、植被、土地、礁石等，给岛上的村民带来了避风港一样安稳的隐世生活。日出

日落，潮涨潮退，这些大自然赐予小岛的宝贵资源，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种点蔬菜，养点鸡鸭，踩着滩涂，捕些小鱼小蟹，这样自给自足的生活，足够岛上老人维持日常的生活所需了。

那一次户外行的目的是去山顶露营。沿途零星地散落着几户人家，寂静的乡村，唯有鸡犬相闻。当我们沿着近乎荒芜的山路，艰难爬到山冈时，已是黄昏时分。据当地村民介绍，东岬岛的最高峰叫小坑岗。上到山顶，视野豁然开朗，一大片宽广而空旷的平地，仿佛是一个天然的瞭望平台。原来，这里曾有部队驻扎过，留下了一些废弃的军事遗迹。平坦的小坑岗，果然是安营扎寨的好地方。夜幕即将降临，一顶顶五彩帐篷并排搭起来，红、黄、绿、蓝、紫，像在山顶上盛开了一朵朵旖旎的大花。

站在小坑岗顶上，可以俯瞰定海城全景，大小盘峙、东西蟹峙、刺山、摘箬山、五奎山、凤凰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岛屿，散落在广袤的东海洋面上，像一颗颗珍珠镶嵌于万顷碧波之

上。入夜，华灯初上，遥望海那边的定海港城，灯火璀璨；海面上停泊的船只，荧光点点，宛如苍穹下一颗颗闪动的星辰，天光海色，浑然相融。

时隔七年，我再一次登上东岬岛的小坑岗山顶时，这里已经大变样了。绿道、观光车、露营地、红色记忆陈列室……一座生态休闲旅游岛打造起来了，且已初具雏形。当秋天的海风轻拂时，东岬岛的山水画卷也焕发出了新色彩与生机。来岛上露营休闲的人，越来越多，每逢周末，一顶顶白色的帐篷里，探出一张张年轻可人的面孔。小岛正在迎来新生，成为许多人向往的度假目的地。

我们从对远方的执念，退回到身边的风景，却意外地发现了小岛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与其羡慕别人的诗和远方，不如择一小岛，暂时逃离城市24小时，寻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即便没有远行，只是安静地坐在天幕下，看海、看云、喝茶、喝咖啡、聊天、发呆……，享受一种自由、悠闲的慢生活，也是一种快乐。

我吹过刺山岛的风

□妖微

展开定海南部诸岛版图，我的目光很难在刺山岛停留，因为它过于狭小又名不见经传。

夏末初秋的一个清晨，我第一次登上刺山岛，用脚步丈量了粗陋的村道，抚摸石头墙上长出青草的罅隙，进入村民家与百岁老人攀谈，蓦然发现，刺山岛满足了我对小岛遗世孤立、自然粗野，又不失人间烟火的想象。

“传说古时候有流星坠落，形如刀刺，故名刺山。”对于刺山岛名称的由来，我初时不以为然，觉得是民间的杜撰罢了。舟山岛屿众多，虽都悬水而生，却是各有特性，或以地理位置殊胜，或以旖旎风光见长。相比于其他岛屿，刺山岛从古至今如同村口的老泡桐树，安时处顺。水到渠成地演化着，从不曾留下值得浓墨重彩描述的千古传奇、人文逸事。所以这种看似随意的命名方式，倒是符合这座岛自然朴实的气质。

“形如刀刺”对于其形状而言是契合的。从地图上看，它犹如刀剑劈波斩浪，纵贯于大小猫岛与大小摘箬山岛之间，与王家山、大王脚板、大亮门岛为邻。在浩瀚“江湖”，刺山岛与众多“游侠”结伴，并不孤独。

我是在眺望岛上大片滩涂时，品出一份孤独来。

岛上空寂，除了海浪声，和风吹过草木时发出的簌簌声，几乎没有其他声响。一股荒野之气扑面而来。

我们沿着岛上唯一的村道前行。来不及惊叹，一大片散射着亮光的黑褐色滩涂蓦然闯入眼帘。与海相连的，是滩涂；与堤坝相连的，是滩涂；与我们目光相连的，还是滩涂。无数的小蟹、跳跳鱼在这片膩滑的土地上嬉戏打闹，钻打出数不清的小洞穴——这可是它们安身的家园？

我站上堤坝，俯视着眼前的纯净之地。在远离尘世喧嚣的刺山岛，滩涂面积几乎占了海岸线的半壁江山。这片膏腴之地滋养过无数生灵，一代又一代岛民在这里休养生息，如今却是日渐孤寂。远处有几簇叫不上名字的绿草长得正欢，如同沙漠绿洲。两三条废弃的小木船搁浅在滩涂上。几段残木斜插于泥淖之中。有鸥鸟掠过，发出尖锐的鸣叫。此刻，眼前的景象像是一幅色彩单调、轮廓明了的水彩画。如果正好有夕阳，说不定能营造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般的意境。

沿途，我们看到多处坍塌或破败的房屋，它们多是用石头垒成，门口会留有几垄菜地。在唤作小岙的地方，有一口方形池塘，里面蓄满了水。这些景象诉说着，岛上也曾有过阡陌交通、鸡犬相

闻的盛况。据说，岛上曾居住过60户人家近200人，但现仅剩2户人家、7口人、1条狗。虽如此，岛上通船、通水、通电，医护人员也会定期造访。

位于中岙路边的简易凉篷下，我们见到了一位90多岁的老妪。她曾是岛上有名的捕捞望潮能手，日常饮食无荤腥不欢，如今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老人告诉我们，今年去过几趟城里，每次都没住上几天就逃回来了。这个“逃”字用得极为传神。另一位104岁的老翁守着小岙的几间农舍，听到我们动员他去城里颐养天年，直摆手拒绝，一副不容商量的模样。总有人会将这里当成可以用生命守护的家园，那些搬离的人们，在城市霓虹闪烁中，是否会想起刺山岛拢着月光的寂静滩涂和抬头可见的星空？

行程匆匆，离开的时候，我们被来自滩涂与山野的风追随，犹如深情地挽留。我想，我会再来。

我吹过了刺山岛的风，再来时，便是故人。道一声：刺山，你好！便可彼此相拥。

我定会黄昏时，坐于海塘堤坝之上，等一场日落，看滩涂上残阳似血。用露营地上的啤酒与咖啡，激荡起灵魂深处的孤寂与自由，没有曲水流觞的风雅，只有放浪形骸的粗野。这份粗野，刺山岛的风，会懂。